

#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cond Integration” on the Internal Logic of “China’s Specific Realities”

Shuangqing Liu

Qil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chool of Marxism, Jinan, Shandong, 250353, China

## Abstrac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put forward the “Second Integration”, which has fully brought into play the theoretical logic embodied in the concept of “China’s specific realities”. Marx and Engels applied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reveal the inherent structure of the “specific realities” of human society and discovered the movement of basic social contradictions behind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formations. Mao Zedong studied the issues of China’s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by applying the viewpoint of materialist dialectics, interpreting the essence of China’s specific realities as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tradictions in Chinese societ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in the new era, represented b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ve further deepened th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China’s specific realities. They have identified the historical driving forces and cultural foundations that constitute the specific realiti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thus making an original contribution to the formation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 Keywords

To adapt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our times; China’s specific realities;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 “第二个结合”对“中国具体实际”内在逻辑的发展研究

刘双庆

齐鲁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山东 济南 250353

## 摘要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第二个结合”,将蕴藏在“中国具体实际”概念中的理论逻辑完整发挥出来。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揭示了人类社会“具体实际”的内在结构,发现了社会形态演变背后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将中国具体实际的实质理解为中国社会内外矛盾的演变;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具体实际概念的历史理解,指出由以构成当下中国社会具体实际的历史力量和文化根基,形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具体实际;习近平文化思想

## 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第二个结合”,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进到了新的历史阶段。有关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要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即“第一个结合”之外再提出“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是理解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绕不开的问题。有观点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

国具体实际”的文化维度<sup>①</sup>;也有观点认为“第一个结合”逻辑地内蕴了“第二个结合”<sup>②</sup>，“第二个结合”是“第一个结合”逻辑的必然展开<sup>③</sup>;还有观点认为“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总书记将“历史文化”从“中国具体实际”中独立出来<sup>④</sup>等等。在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处于一种怎样的矛盾关系体系之中?这需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具体实际”概念进行一番历史的考察。

① 韩欲立.超越现代性“伪具体世界”:“两个结合”视域下重释“中国具体实际”的内涵[J].新疆社会科学,2023(06):1-10+167.

② 何中华.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两个结合”的意涵[J].哲学研究,2023(09):15-25+128.

③ 乔清举.论“两个结合”及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意义[J].哲学研究,2023(12):5-13+124.

④ 杜欢政,聂雨晴.习近平关于“第二个结合”重要论述的多维阐释[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4,(01):10-18.

【作者简介】刘双庆(1995-),女,中国山东淄博人,硕士,讲师,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研究。

## 2 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实际”概念内涵的揭示

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剖析人类社会具体实际生成的内在机制,将具体实际理解为现实,揭示了具体实际的现实基础。在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以前,人们对由以构成人类社会的现实基础的那些内容的认识都是唯心主义的。他们所言的“现实”,是某种先验原则的现实化的产物。人们只要把握这些原则,而无需对社会历史的细节加以认真的考察,就能够把握社会的现实基础,了解任一历史时刻的具体实际。恩格斯指出:“这样一来,全部关系都颠倒了……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sup>①</sup>

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将社会的现实基础定位在生产关系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sup>②</sup>显然,在马克思看来,真正构成社会的现实基础的内容不是经济数据,不是物质生产数量,而是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生产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围绕生存实践所结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的物质性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社会历史的“现实”的揭示奠定了认识“具体实际”的唯物史观理论基础。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青年时代,他们在早期文本中激烈而深刻地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在自己的头脑中寻找社会现实的根据的做法,指出他们自认为真实的社会历史不过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sup>③</sup>。要想真正认识社会历史的现实,就必须首先要从现实的前提即“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sup>④</sup>出发,不能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去认识社会,不能理解社会本身是人的社会,现实的个人是社会的现实的前提,就绝不可能真正把握社会历史的现实,这无疑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的观点。

因此,现实世界的前提是这样一些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个人,他们首先必须活着、必须生存、必须吃、穿、住、行,必须围绕生存展开一系列的实践活动。这些实践活动首要的是物质生产实践,在此基础之上才能生成以物质生产为目的和基础的意识形态。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常常被错误的理解为唯经济决定论,似乎是经济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唯一决定作用的表达。这一错误解读显然同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个人理解相背离。现实的个人是社会历史中真实存在的个人,没有哪一个族群中的个人是物质存在者的同时不是文化存在者,没有哪一种民族是先脱离文化进行物质生产,再去生成文化

精神和政治构序。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现实的人类社会是由一个一个现实的人构成的,人类社会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有机体,社会的具体实际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有机体在某一阶段的发展状况。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关系有机体,是这一关系体的源远流长的、内部不断矛盾冲突与量变质变的整体演变。在演变过程中,经济因素是演变的主轴,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其他上层建筑因素对经济因素起着反作用。这一关系体的历史性本身就是这一关系体的具体实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 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中国具体实际”概念内涵的发展

《矛盾论》、《实践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典范之作,表达了毛泽东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具体实际”的深刻看法。在毛泽东看来,当时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的就是中国的革命实际。在《矛盾论》中,毛泽东,通过分析主要矛盾的变化,深刻揭示了中国社会“具体实际”演变的内在逻辑。早在1930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中,毛泽东就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定位在“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的大背景之上,这些矛盾一经发展,国际矛盾就会转化为国内矛盾的激烈斗争,从而形成中国革命的新高潮。<sup>⑤</sup>到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的内涵转换为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根据这一新的“具体实际”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sup>⑥</sup>

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具体实际的判断并非仅仅出于纯逻辑的演绎,而是建立在广泛而深刻的社会调查的基础上。通过深入调查对中国农村状况,毛泽东撰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一系列调查报告。在毛泽东看来,调查研究既要反对本本主义,反对忽略中国具体实际机械套用马克思主义具体结论的情况;同时也要反对经验主义,反对将中国具体实际理解为一些现实中的经验现象的堆砌。因此,对中国社会具体实际背后的矛盾关系本质的把握,构成分析具体经验现象的理性认识前提。

在“实事求是”这一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结晶之中,深刻体现了毛泽东对“具体实际”的理解。“实事求是”是一个过程,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去认识和揭示掩藏在社会现象所构成的“实际情况”背后的本质性的、起支配作用的矛盾关系,进而把握中国社会“具体实际”的过程。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去认识隐藏在社会表象背后的矛盾关系,从而从总体上理解和把握中国的具体实际的过程。运用马克思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3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73页。

义方法探寻中国社会具体实际背后的矛盾关系是为了寻求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办法。在基于中国的革命实践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不仅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具体实际背后的矛盾关系以解决革命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还“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经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sup>①</sup>,将对中国社会具体实际的分析、对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解决经验上升到理论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展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命力。

#### 4 “第二个结合”对“中国具体实际”逻辑的完整展开

之所以有必要在“第一个结合”之外再提出“第二个结合”,是因为“第二个结合”在“第一个结合”之外表达了新质的内容。中国共产党人对“具体实际”的认识和判断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焦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侧重于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解决,革命乃是中国最大的实际,追求革命胜利和民族解放是最大的现实,而这一实际首先由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决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现实实际是找到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以满足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落后的物质生产同人们强烈的现代化需求之间的矛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则遭遇了新的现实。

在前面的几个阶段中,党对“具体实际”的判断首先着眼于短期内的直接矛盾冲突,文化的历史的要素在这些矛盾冲突中并非起到直接的决定性的作用,而更多的是起到隐蔽的、潜在的影响作用。在这几个阶段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要素内含在“中国具体实际”总问题的胞胎之中,还未能凸显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决定性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走到了国际社会的前列,中华文明重新回到了世界文明体系的中心,“中国具体实际”突破了相对短期的、直接的矛盾关系,历史文化传统对生产关系的作用以“古今中西之争”的命题显现出来。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的具体实际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构成的社会有机体的历史性演变。在这一历史性演变的过程中,从总的趋势来看,生产关系在其中占据决定性的地位,起着最基础的、归根到底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其他关系,例如政治关系、法律关系等等也绝不是没有作用的,更不是单纯被生产关系支配的,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刻、在具体的条件下也可以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一直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我们又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我说过,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

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sup>②</sup>历史不是过去,历史就是现在,历史与现在是根与叶、源与流的关系。五千年文明凝聚而成的中华文化是中国当下的具体实际的历史之树的“根脉”。

“具体实际”并非历史时间轴上的切片瞬间,而是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所呈现出的对当下这一时间点上的历史趋势的判断。在这一点上包含了中国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sup>③</sup>历史连续性,就是中国社会的历史规律,就是中华文明的发展规律。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这并非所有文明都具备的特征。在纷繁复杂的人类历史长河之中,至今只有一个文明的历史传承从未中断,这就是伟大的中华文明。与中华文明曾经并肩而行的那些文明可能也曾创造过灿烂的文化,但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中华文明的历史连续性表现在语言文字和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性上。数千年来在同一片土地上创造出来,被一代又一代人默默地传承下去,构成中国人民与众不同的独特生活方式。因此,历史连续性是中华民族最突出的文化特性。在认识和把握中国的具体实际时,与把握其他文明体系中的国家的具体实际所根本不同的一点是,必须从中华文明突出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和理解中国。

#### 5 结语

综上所述,“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逻辑的历史延续,更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突破。从马克思恩格斯揭示“具体实际”的矛盾结构,到毛泽东聚焦中国社会内外矛盾演变,再到新时代深化历史力量与文化根基的认知,“中国具体实际”概念的演进始终内嵌理论创新的自觉。历史考察“中国具体实际”的理论谱系,不仅是厘清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辩证关系的钥匙,更能为“两个结合”赋能中国式现代化、铸就文化新辉煌提供学理支撑,彰显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时俱进的鲜活生命力。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
- [2]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 [3]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
- [4]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人民日报,2023-6-3(1).
- [5]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2023年,第193页。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页。

③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人民日报,2023-6-3(1).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7页。